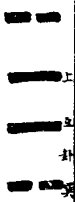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三

八隊

兌

田疇學易踐徑 兌上六 兌之履



兌下

五居五巽之上。巽為繩。上居上兌之上。兌體趨下。上六趨下。而五之巽繩引之。



兌上

引兌之象。上卦兌變為乾。兌酉日入之時。乾亥。昏暮之時。未光之象。

上六引兌。未光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下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又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指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未達可行之於天下。其管仲乎。正己之大人。其伊尹乎。兌之上六。居于高俤。又變

為九。正人君之師傅也。固非所以與事君。容悅者比。柔何柔體趨下。其柔不中。有易屈之象。雖變為乾。其趨下也尤健。故不能以道德自居。使其君學而臣謀而就。如伊尹管仲之不可居。乃至於引之而遽說。夫人君引之而遽說。要其異日之設施。必未能至於光大之地。此象所謂未光者。以此卦變為履。說而後履。非禮而履者也。鄭汝諧翼傳三與上皆成兌之主。三介於四陽之間。二陽在前。非其同體而不受其說。故柔說初與二也。柔說凶道也。上則超然於外。不累於物。能自以兌遠引者。非若三之无所容而求說也。然人之貴乎遠引者。貴其體剛而才實也。柔說而遠引君子。以是為未光也。兌為口。故六爻之辭。皆簡而嚴。抑以騰口說為戒。趙以夫易通柔道牽為引上為主。又守柔不變。柔言利貞者此也。為陰則未光變則於卦為履。元吉在上其道光矣。而又不言變者。明文王之心也。易被總義上居兌說之極。下引二陽以說已。故為引兌。兌性柔媚。彼未遽說而引之使說。則凡可為說者。无不為已。蓋兌之成卦。在上與三三下從二陽。故曰未上。引二陽進於上。故曰引。此非君子之說也。故象以引兌為未光。二陽何以處之。四以疾為喜。五雖孚而厲。此君子遠小人之道。於兌卦之終見之也。趙汝謀輯聞上六引兌。未光也。上六鑒六三之凶。不復即人。乃要人

之我說律以心說誠服者未為光明也。徐相直說上六引兌止未光也。居說之極正當高尚其志不以富貴為說可也。今也為說所引則凡可以適己者何不為也。故象言其志未光大也。張應珩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至樂忘逆愁毒隨至兌之上六引說而不知止未為光也。蘇起翁讀易記他卦極則必變兌卦雖極而愈說上六兌之極也。上六與六三為敵應六三來兌下說於陽上六與六三同類必牽引之同為兌說不知六三來兌以下說為心故上六引兌為未光兌伏艮止也。上六引六三而六三自來兌下說止而不從其引也。為无光明可知矣。三四五互巽巽為繩兌伏艮為手手牽繩引也。丁易東蒙義上六引兌未光也。上六六三兩陰相引以為說所以未光。或曰三有互離明也。上六非離故未光。右兌象鄧錡圖說上六引兌止未光也。五已至剝六乃引而入坤矣。此為陽氣入地之象也。故聖人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謂日已沒而至昏也。故曰未光也。蠱象註之詳矣。吳澄纂言上六引兌未光也。引長已終之說於說之道為未光俞琰集說上六以位言以六居上得說之正是兌之正位也。乃俯從所引為說而不已未足多也。又何光焉。李簡學易記上六引兌止未光也。雷氏曰陽為實陰為虛上六以陰居一卦之外則是不能充實其內而說於外

之象也。夫道義充足于內。則外物不能動其心。用之而不喜。舍之而不憂。此君子光大之道也。上六不能充實于內。而說于外。是以汲引而用之。則說。舍之而不引。牽則憂。中心之喜愠。係於外物之得失。豈光大之道哉。故曰。上六引兌。未光也。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无喜色。由此觀之。以引為兌。說者可謂小矣。保八原旨。上六陰居最上。兌之極也。引兌以陰柔之質。而終於說。極。乃引兌在下。同類即同說者也。故曰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君子體而用之。以柔處高。為兌之主。居兌之極。引同類之小人。以此而說焉。能光大乎。胡震衍義。上六引兌。止未光也。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不以道。說也。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下乘二剛。下无正應。強引二陽。以為說是其不正。而引正人以為說。不中而行。以為說。陰柔而引陽剛。以為說。其誰我與。可謂說之不以道。而不知止者也。其欲志趣之能遂得乎。象曰。未光也。相說非自然之道。未為光大也。雖然。上六不幸而陰柔不正。不得盡其說之道。亦幸而遇陽剛中正。而不遂其說。无所施其邪說也。使九五從其邪說。納其諛佞。則紫之奪朱。鄭之亂雅。利口之覆邦家。得无亂天下乎。幸而九五之不孚于剝。不至於悞國。雖上六之不幸。實天下之大幸。雖天下之大幸。亦

上六之幸而不誤其身。為小人祝者。毋以說之得遇為樂。東坡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六三履非其位以求說為兌者。曰來兌。言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托於无求以為兌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遠。故九五孚于剝。張清子集註象曰。上六引兌。來光也。愚謂柔道以牽為引。上六柔居五上。能牽誘五而為說媚者也。然九五乃陽明之主。以剝為懼。不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媚之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所引誠齋曰。見前楊萬里傳。胡一桂纂註馮氏曰。小人欺蔽其君。厭然掩其陰柔晦昧之迹。卒為陽明之害者。皆其心之未光者為之也。趙珪解上六引兌。上未光也。上六說之過極而衰也。以其在上。欲以說引其類。三自來兌而弗之應。五剛中而弗與為比。是雖有引兌之為。皆不為所引也。不言凶吝者。以其自處无位之地。无與說之。黨類雖遇。自為說不及於人。不害於事。故不言也。象云未光。徒有引兌之心。而无應之者。所引未光也。巽齋講義兌澤重潤。而上下皆說。君子推恩敦惠之時也。未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復重之。民說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敦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

死。故周文為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為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存內其剛。而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陳應潤又變易緼上六變履兌之上爻。為履虎尾之象。上居高亢之位。而引兌說之臣。行履險之地。宜乎其德之未光也。蓋兌說之臣。專事諛說。至于脅肩諂笑。不以為羞。人君好諛。引兌者多。有能速佞。非聰明之主。不能行也。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人君知之之明。當以引兌為戒。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兌六爻。以柔為說。以剛為貞。故遇剛又說。无不善。三與上皆以柔在外。為說之至。非道以為說。非說之正。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一无私係之嫌。一以同類相說。故初吉。而四則有喜也。唯五有剛中之德。然二失位。不如五當位。五有厲。不如二之孚吉也。蒙謂說既極。而強引之長陰柔之常態也。史徵口訣義。兌亨利貞者。兌澤能潤悅萬物。故謂兌悅也。諭人君能以悅澤潤於萬人。惠流。人悅無所不通。故曰。兌亨也。以悅相親。恐陷邪諂。其所利者。利在貞正。故曰。利貞也。象曰。利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上下俱悅。故曰。利澤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先儒云。同處師門曰朋。共執一志曰友。友猶黨也。必須友

者。學記云。獨學無友。即孤陋寡聞。謂朋友聚居。講解道義。脩習文禮。施悅之盛。莫盛於此。故鄭衆云。樂耽於酒。則有沉酗之凶。志累於樂。則有傷性之患。所以君子樂之美者。莫過於尚詩書。敦習道義。教之盛矣。樂在斯焉。初九和兌吉者。處悅之初。而无私應。與衆和悅。天下皆親。以斯而往。何所疑乎。所以獲吉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者。以剛處中。是懷信實之人。悅而施信。即吉從之。故曰孚兌吉。失位而處。所以有悔。志在忠信。所以悔亡也。六三來兌凶。以陰居陽。傷是來求悅。以不正之身。妄求求悅。是佞邪之道。所以致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者。商謂商量裁制之謂。介隔也。六三以諂佞之身。而近至尊。妄求於寵。佞邪之人。國之患害。今九四既是權臣。為君委任。固宜與君商量裁制。介隔佞邪之人。內掌樞機。以匡王室。經營綸理。未遑安寧。故曰商兌未寧也。介疾是隔邪。與君除害。四方安靜。故有喜慶。故曰介疾有喜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者。剝是小人道長之稱也。九五為悅之主。固宜中正自安。惟賢是任。而乃反親上六。昵狎小人。遂為小人所害。危厲。故曰孚于剝。有厲。書曰。遠省德。比頑童。時為亂風也。上六引兌者。六以陰最居悅後。是自靜退。不妄求進。必須他人牽引。乃從衆悅。故曰引兌也。徐總幹傳。兌上八卦六。大過。目。咸。革。隨。革。

兌重乾。上一陰乘五陽為夫。夫決柔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非可決也。五陽恃衆而決之。故兌乘乾。曰夫。夫本乎乾。為易之門。故兌行乎巽坎艮坤之陰者。為大過。困咸革四卦。皆陰生於下之卦。若大過者。兌上巽下。兌之一陰上竊。巽之一陰下告。為本末弱。陽盛於中。而本末弱。為棟撓之象。故曰大過。若困者。兌上坎下。坎之九二。乃上剛掩於二為困。困之九二。自上而來。揜於二也。剛揜有言不信。初九六三。乃為困。於九二者。九二以酒食自養。故能有慶。若咸者。兌上艮下。為咸。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曰咸。革者。兌上坤下。坤三陰下盛。言人民革聚也。大過咸革。皆陰生長之卦。兌行於震離。兌為隨革。兌三卦皆處陰之卦。兌上震下為隨。初九乃剛來下柔。得衆陰之隨。故曰隨。兌上離下為革。離之二陽。處陰而陰革。服也。兌上兌下為兌。言陰說從也。兌重於震離。兌之上為隨革。兌三卦言陰之隨而革。且說也。自夫生大過。困咸革。皆陰生於下之卦。以至為隨革。兌而陰隨革。且說易序兌於後。言順天應人。厥有旨矣。兌下八卦。

林 中子

節 損 臨

兌者說也。一陰處於二陽之上。處非其所。故

求說乎陽。莫得所安也。故兌體重於八卦之下。六三多求說於陽。二陽在

下。難乎其處此也。履六三。履剛而處上。六三能說而應乾。故免咥人之

凶。而論其才則不足取也。兌六三。則曰未兌。未說於陽。所以為臨之六三。以二陽之長。則甘臨亦求說於陽。故无攸利。歸妹六三。反歸為娣。禮以從人未當也。損六三。當得友之時。无所損也。節六三。當君子疑畏之際。不節而嗟。無所歸咎。嗟為君子所誅也。睽時上下不相和同之際。六三疑畏。欲行而興曳。欲順而牛掣。雖无初而有終。終則遇剛也。身處危疑。據剛之上。處非所安。故疑懼如此。若中孚則不然。疑其攻已。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始欲攻之。終安其所。蓋其處位不當故也。趙善譽易說。巽兌皆陰卦也。巽曰小亨。而兌不曰小亨者。兌之柔在外也。剛中而柔外。則其說不失於正。故曰兌亨利貞。其所以重兌為兌者。上以說使下。而下以說應上也。兌雖坤之三索而成。卦陽剛實為主於中。故六爻之吉者。唯在於陽。九五亦陽爻也。而有孚于剝之戒。則以其居尊位而下無應也。以卦言之。則上下皆說。有相應之義。以爻言之。則六爻皆不應。此兩陰爻所以皆非吉。而四陽爻獨於九五致戒也。初九陽居陽位。而在兌之初。剛而不過者也。故曰和兌吉。九二陽居陰位。而在兌之中。剛實而有孚者也。故曰孚兌吉。悔亡。六三陰柔而不當僖。非正以求說者也。故曰未兌。凶。此以在下之兌言之也。九四陽居陰位而不中。又下比於六三之陰。雖欲商度以說接下。而位非

所安也。故曰商兌未寧。然能剛介有守。疾其陰柔。則有慶矣。故曰介疾有喜。九五雖剛健中正。而下與九二不相應。非能得下之說也。下無其應。而比于上六。信于陰柔小人者也。故曰孚于剝有厲。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以不正之說。而接引于下者也。故曰引兌未光也。此以在上之兌言之也。上下之說。雖不同。其貴於剛中則一也。六爻之剛柔皆不相應。而九五君位。獨以在下無應為戒。作易之意可見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贊。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太民勸矣哉。張清子總論五行可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在卦以二陰為說主。四陽則皆為所說者。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未兌。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求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此爻當戒。是以四陽爻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下。與陰无係。故和兌吉。二已近三。入說猶淺。故乎兌吉。悔亡。四入上兌。處三五之間。莫知所決。故有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將極。故孚于剝。則有厲矣。陳宏章子問兌亨利貞。何謂也。曰兌者和順而說之謂也。內不剛則失己。不免於容說。外不柔則忤物。不足以為說。惟剛中柔外者。說之止也。故亨利貞。然而說一八易。說千萬人難。說千萬人易。說天下之人難。說道之太可以

順乎天而應乎人。白氏曰。順人人心說。先天天意從是也。民至於忘其勞。忘其死。則其所勸者。豈不大矣哉。邵氏曰。人之常情。无重于死。感恩。人心死。猶有喜。是也。又問麗澤。何以為允。曰。澤者。水之所鍾。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故君子觀是象也。可以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歐陽氏曰。至哉天下樂。終日對書案。此朋友講習所以為說也。允為西郊虞庠在焉。禮記曰。擇士之宮。謂之澤宮。蓋取諸允焉。三代校庠序之設。皆所以明人倫。其制皆出於此。朱氏曰。聖人司教化。費序育羣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寥闕。且如釋氏於人倫五者。已去其四。獨朋友一倫不可去。即傳燈錄觀之。可見朋友講習之意。金剛經八部。皆曰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持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六祖解云。受者受之於師。持者自能脩持。自受自持。是自利為他人說。是利他。儒釋之道。雖不同。其以朋友講習則一也。又問初九和兌吉。何謂也。曰。初九在下。隱而未見。行而未成。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在中。謂之說。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兌之吉。即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曾點浴沂舞雩詠而歸之象也。明道程氏曰。雲淡風輕。

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懼世人不
知和允之樂。務為容悅以取樂也。又問九二孚允吉。悔亡。何謂也。曰九二
陽體居中。以中道為說。故未占有孚。天下之人皆信之。比之初九。吉又甚
焉。何悔之有。邵氏曰。中孚有信。寧須禱是也。又問六三來允凶。何謂也。曰
六三陰柔不中正。居二剛之上。其位不當。不自貴重。務為容悅。取媚於人。
故羣陽競來趨之。凶之道也。古詩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啼上啼。
是也。又問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何謂也。曰九四下與陰比。六三陰柔
說不以道。四欲比之。疑而未安。故曰商兌未寧。為九四者。若能介然守正。
決而從五。不比六三佞說之小人。則向之不寧者。易而為安。向之疾病者。
喜而有慶矣。釋氏曰。潛起。是病不續。是醫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是也。又問
九五孚于剝。有屬。何謂也。曰九五居中得正。為允之主。下有九二孚允之
臣。君臣相孚。舉天下之人宜無不說者。然二非正應。而上六一陰之小人。
乃與五比。有陰剝陽之勢。故聖人設為孚于剝。有屬之戒。以五所處之偽。
正當戒也。天下未嘗无小人。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如四凶之
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五若推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
包藏禍心。則有危道焉。故不可以不戒也。橫浦張氏曰。魏巍蕩蕩。仰神堯。

賢智姦邪混一朝是也。又問上六引兌。何謂也。曰兌之所以務為容說者。六三上六二陰之小人也。六三來兌。既來諸陽之類以為說。上六引兌。又引諸陽之類以為說。兌說之極。當知所止可也。今乃以陰引陽為容說之道。何光大之有。古詩曰。引得黃鸝上柳條是也。鮑恂會要兌。兌下兌上。以一陰說於二陽之上。故為兌。在六爻論。二陰為悅主。四陽則皆為所說者。三以柔居剛而為下兌主。上无所應。而又求就二以求說。是動而求陽之說者也。動而求說。失道不行。故凶。二比乎三。三來求說。而二以剛實在內。自守不失。不為三所移。故吉而凶亡。初以柔處下。與三不相比應。惟以為說。无所偏私。故吉。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居說之極。不復下求。惟牽引二陽以求說。是靜而求陽之說。不能必其所從。故不言吉凶。五比乎上。之引以說。五雖陽剛居中。或信之。則不能不為上所移。而暗為之消剥矣。故不言兌。而言孚于剝。則設有屬之戒。四以剛居上體之下。亦相比應。上承乎五。而下比內兌之三。莫知所從。故商度未寧。若能介然自守。惟五是說。疾惡柔邪。不為三所惑。則有喜矣。大抵下兌體止乎一兌者也。其說尚淺。故吉凶易知。上兌體則無乎重兌者也。其說已深。故吉凶難決。但初和兌得兌之本體。三孚兌有戒之意。四商兌則要當審其所從。若五所謂剝。

則陰消陽之名。未至於凶。而甚可懼者也。自古為人君者。鮮不狃於小人之所兌。故雖大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况凡君子。作易聖人。於此又特係以剝之一辭。其警戒後世人之意深矣。彼三來兌。上引兌為小人求說之情狀。凡為陽剛之君子。可不明察而慎守之哉。熊先生文或問兌有和兌乎。兌。來兌。商兌。引兌。各居一爻。九五為兌之主。乃不言兌。而言孚于剝。何也。且兌何預於剝哉。曰。爻辭之義。未可知。嘗以卦氣推之。兌之卦氣在秋冬之交。兌初九直秋分。九二直寒露。孚兌之爻。正應剝之內卦。兌六三直霜降。應剝之外卦。九四直立冬。九五直小雪。則剝盡而為坤矣。五與二相應。賴九二之孚兌。以濟其剝。小象言位正當者。二五相當也。或者孚于剝之義如此。然卦氣之說。出於漢儒。在周公之時。未有也。但以理論之。九五孚於剝。正以九二孚兌。二五相當。君臣相孚。則上陰不能剝陽。小象三爻不當。五又正當。亦此意也。曾貫易學變通。或問巽兌皆陰卦也。然選小亨。而兌不言小。何也。曰。巽之柔居下。而能順乎剛。故亨在柔。兌之柔居上。而非其貞。故戒以利貞。而其亨在剛。此所以巽言小亨。而兌不言也。曰。巽之六五亦剛中。而不得為亨。何也。曰。巽體柔而剛外。是陰有浸盛之勢。故陽不得而言亨。兌體剛中而柔外。是陽有浸長之理。故陰不得而言亨也。曰。

二五皆言孚。惟五則不言兌。何也。曰二五言孚者。俱以中實為孚也。然二之孚者。以自信而悅。不惑於六三之柔邪。五之孚者。戒其輕信小人。而不失乎君位之中正。故於五不言兌。而以言屬者。政以上六。方以說道而逢君。苟或蔽於欲而說之。則安危之勢雖未著。而安危之基決於此矣。曰六三上六。皆兌說之。意然一則言凶。一則不言吉凶。何也。曰六三居位不正。則其求說於下者。取凶之道也。上六居陰。而引上之說。是欲導其君於說樂之私也。然九五陽剛中正。有非邪媚之所能惑。故為上六者。徒見其未光大而已。至其吉凶。則係於九五之從否何如也。易纂要曰。初和二孚。三來兌。初二四疾。三五五孚。上上引五四。朱祖義句解兌卦名。兌字有不言而悅之義。謂一陰悅二陽之進。兌音隊。亨利貞。相說故亨。而宜利於正固。彖曰。總斷兌卦。兌舉卦名。說也。訓悅。悅音悅。剛中而柔外。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說以利貞。外雖柔說。中實剛介。故雖悅而利正固。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悅道之善。則至於上順乎天意。而下應乎人望。說以兌民。和悅而用以率民。先王贊。民忘其勞。則民皆樂赴。而忘其勞苦。說以犯難。和悅而用之軍旅。以犯禍難而求安。民忘其死。則民悅於除害。而忘其衝冒鋒刃。以致死。說之大。悅道之大。謂合衆心。非柔媚以取悅。民勸矣。

我。民自勸勉而順從。故潛以美哉之辭。象曰。卦之體象。麗澤兌。而澤相附
藏而交相浸潤。有溢溢之悅。故卦名曰兌。麗利。君子以朋友講習。君子體
此溢溢之象。則以同門之朋。合志之友。相與講明其義理。習熟其事業。物
九。最下陽爻。和兌吉。陽剛而居兌之初。又无係應之偏。故和同而悅。有
自然之吉慶。象曰。和兌之吉。和同悅懌而獲吉者。行未疑也。悅而不偏。故
其所行未有疑間之失。九二。下卦中失陽爻。孚兌吉。剛實居中。故孚信而
悅。所以有吉慶。悔亡。得中而自守。雖處近六三小人。其悔自然消亡。象
曰。孚兌之吉。孚信於兌。而獲吉者。信志也。謂其孚信本於剛中之志。六三
下卦之上陰爻。來兌凶。陰柔不中正。故來就於在下之二陽。而有取媚之凶
象曰。來兌之凶。來入於內而求說。乃以致凶者。位不當也。以陰柔居陰
位。而不正當。九四。上卦之下陽爻。商兌未寧。上承中正之九五。下比柔邪
之六三。商議其所與悅。而心未得以安寧。介疾有喜。然有剛介之德。專心
承上。習中疑疾。得以盡除。而有喜慶。象曰。九四之喜。以九居四。剛介近君
而有吉者。有慶也。有承五之福慶。九五。上卦中失陽爻。孚于剝。中正居尊
而處近於說媚之上六。當信其能利害。有厲。而有危厲之心。象曰。孚于剝
信上六之能利害。位正當也。蓋其位居中。待時故不受其惑。感當去聲上

六。最高陰爻引兌。陰柔而終於說。乃引長於兌者。象曰。上六引兌。以六居上。引長其兌。未光也。上六之位幽遐遼遠外。未至於光明。故元所吉凶。焦氏

易林兌。班馬還師。以息勞疲。復夫嘉喜。入戶見妻。註春秋齊師夜遁。有班馬之聲。註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兌之乾。踐履危難。脫厄去患。入

福喜門。見悔大君。無註坤。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聖將終。尼父悲心。註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孔子作春秋

也。夾河為婚。期至先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懽。無註蒙。天孫帝子。與日月處。光榮於世。福祿社祉。無註需。三人爭妻。相隨奔馳。終日不

食。精氣勞罷。無註訟。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康寧。註文記禹南巡。將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師。早霜晚雪。傷害禾麥。

捐功棄力。飢無所食。無註比。嵩融持戟。杜伯荷弩。降觀下國。誅逐無道。夏商之季。失勢外走。註未詳小畜。生有聖德。上配大極。皇靈建中。

受我以福。註詩曰。克配彼天。莫匪爾極。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使我蒸民所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書曰。建中于民。又曰。欽時五福。用穀錫厥

庶民。言建中者。建中道於天下也。中者。天下之所同有。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

履。下田陸黍。萬華生齒。大雨